

听,立秋在说话

■吴奋勇

暑假回老家小住,清晨总是被鸟鸣叫醒。这天却例外,母亲早就催促着:“勇啊,快起来摘花生去。”等我揉着眼睛到院子里,已是空落落的,母亲早就下地去了。

太阳才在山顶露了脸,金辉便笑盈盈地拥抱了乡野。我低着头赶路,忽听一声喊:“勇啊,来喝杯茶!”抬头见福贵伯,穿着长袖衬衫坐在老榕树下,正在洗着茶杯,铝壶“咕嘟”吐着白汽。我端起一杯铁观音,温热滑入喉咙。他指着草叶上的露珠笑了笑,说:“‘立了秋,早晚凉飕飕’,你看你还穿件背心,往后出门,得揣件长袖衫呢。”

我心里咯噔一下——立秋了。节气的脚步,从来这般准时,轻悄悄地踏进村来。天气的变化,貌似不大,只是那白天的热,还带着能“热死老鼠”的狠辣劲儿,赖着不走,可空气里,终究藏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清爽。秋天一到,意味着盛大的收获就在眼前。

正想着,花婶挎着竹篮从龙眼

树后转出来,篮里黄褐的“福圆”挤挤挨挨,仿佛还带着枝头的繁盛。她往石墩上一搁篮子,拣一颗最饱满的塞到我手里:“尝尝,‘食福圆生子生孙中状元’,老辈传的吉利话。”她又指着树说:“往年这时候早摘空了,今年‘秋老虎’凶,成熟得慢,挂果久——‘立秋处暑曝死鱼’,可不是说着玩的。”临走时,她硬塞给我一大串:“给你阿母带去,她辛苦。”

我往前走,晒谷场上传来簌簌声。老同学阿祥正把黄豆从麻袋里倒出来,金豆豆滚了一地。我和他打招呼:“立秋晒秋,五谷丰登啊!”他直起腰,擦了擦汗,“昨晚看云走得快,怕是要落雨。‘立秋三场雨,秕稻变成米’,这雨得下透才好”。

田野里,人渐渐多了起来。刚退休的珍珍阿姨路过,笑着跟母亲搭话:“你们家花生收得正是时候。”母亲手里拨着花生,答:“‘七月立秋慢溜溜,六月立秋快加油’,今年立秋在闰六月,倒不急,可也得盯着。”

田埂边,被村里人唤作“老先生”的老者背着手站着,我笑着打招呼。他瞅瞅我们翻松的土地,慢

悠悠道:“立秋锄晚田,地松籽粒满。”我赶紧竖起大拇指迎合:“‘立秋雨淋淋,遍地是黄金!’您老这话,句句落在地上都长庄稼啊!”他捋着胡须笑了。

午后,东英叔蹲在大门边,眯眼望着天边:“雷打秋,冬半收。”话音刚落,远处就滚过一阵闷雷,他叹口气:“今年冬天的收成,怕是悬了。”这时,隔壁大嫂却不以为然。她在院子里晒芒果干,橙黄的果肉铺在竹匾里,像撒了层碎金。“‘立秋晴一日,农夫不用力’呀!”她拍着围裙笑,“我看这天,后头准顺顺当当。”

风穿过树林,飘下几片泛黄的叶子。我捡起来,叶脉在夕阳里看得分明。妻子走过来,指尖拂过叶尖:“叶子黄得慢,秋来得暖呢。‘立秋十天遍地黄’,过些日子,田埂坡地该一片金了。”我向远处望,田野在暮色里泛着柔和的光。村里人的话混着虫鸣风响,飘在立秋日的炊烟里——那些老辈传下的俗语,像田埂上的草,一岁一枯荣,却总在恰当的时节冒出来,提醒着:时令不欺人,耕耘自有期。

立秋物语

■陈铭真

立秋的风,总是携带着几许凉意,却又隐含着几分不舍。它轻柔地掀开时光的帷幕,悄然将夏日的故事收藏进记忆的抽屉,再缓缓铺陈出秋日的篇章。此刻的季节,宛如一位阅尽繁华的智者,在无声无息中演绎着盛衰的轮回。

风起时,窗外的梧桐最先感知到秋的消息。叶片在风中沙沙作响,有的打着旋儿飘落,宛如一只只疲倦的黄蝶,告别了对枝头的依恋。奶奶常说,这落叶是寄给大地的信笺,上面写满了岁月的密语。幼时,我总爱踮着脚,在一片片落叶中寻觅最美的形状,将它们夹在书页里,期待能留住秋天的容颜。如今,书柜里的那些书页已微微泛黄,但每一片叶子都承载着那些无忧无虑的午后,成为最珍贵的书签。

立秋后的清晨,城市尚在薄雾中沉睡,而早点摊的灯光已陆续亮起。蒸笼内升起袅袅白烟,笼屉中整齐摆放的包子和馒头,散发出诱人的香气。老板手法娴熟地用筷子夹起油条,迅速盛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浆,递给等候的老顾客。叼着油条匆匆赶路的上班族、手捧豆浆谈笑风生的情侣,都在这氤氲的热气中,开启了新一天的忙碌生活。这平凡的市井烟火,在立秋的微凉气息中,显得格外温暖。人们以各自的方式,在季节的更迭中编织着普通却美好的日常。

立秋的雨,褪去了夏日的狂野,平添了几分缠绵。细雨淅沥,轻轻洒落在青石板上,溅起一簇簇细小的水花。巷中撑伞的行人,踏着湿漉漉的路面,缓步前行。有的驻足屋檐下,静静聆听雨滴轻敲瓦片的悠扬;有的凝望朦胧的雨幕,任思绪随雨丝飘向远方。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,弥漫着泥土的芬芳与青草的清香。墙角处,几株无名小草在雨水的滋养下愈发青翠,摇曳着纤细的身姿,倔强地彰显着生命的顽强。这细腻温润的秋雨,仿佛能涤净尘世的喧嚣,让心灵也随之变得澄澈明净。

立秋,这一充满诗意与哲理的节气,引领我们在四季更迭中,细细品味岁月的流转,深刻感受生活的温柔与坚韧。那些深藏于落叶中的童年记忆,融化在烟火气息里的脉脉温情、飘落在雨滴中的纷繁思绪,共同描绘出一幅生动而细腻的立秋画卷,于时光深处,悠然绽放。

立秋是秋天的宣言

■马亚伟

宋代有太史官报秋的仪式,那是属于古人的浪漫。那样的场面,想想都让人神往:立秋这天,太史官早早准备完毕,像等待吉时一样,静静等待秋天的降临。第一片梧桐叶应时飘落,还在半空中打旋的时候,太史官放开喉咙高声奏报:“秋来了!”这样的场景诗意又壮观,浪漫又开阔。我想象着,太史官喊“秋来了”的声音,一定有无数的回音,如同山谷里那种回环不绝的回音:秋来了——秋来了——秋来了。这样的声音从宫殿传出,传到宫外,传到城外,传到民间……一个盛大的消息,就这样被不断传送着。秋天开始,万民欢腾。

多年来,立秋一直有着热烈宣告的色彩,营造出热闹喜庆的氛

围。相比别的季节,秋天的到来格外隆重。季节为秋天设置盛大隆重的出场方式,大概就是为了向人们宣告关于收获的谜底:经历了漫长的酝酿过程,终于迎来丰收,春华秋实是亘古不变的规律,付出汗水迎来收获是生命的终极意义。丰收之秋,值得用最隆重的仪式来迎接。而立秋是精短的宣言,拉开秋天的序幕,为灿烂的诗章开篇。

立秋是秋天的宣言,宣告着一个盛大季节的来临,宣告着一场丰收仪式即将开始,宣告着大自然开启了高光时刻。一叶知秋,一片飘落的梧桐叶,轻轻又薄薄,何以担当起报秋的使命?我以为,一方面是因为梧桐是古老的树种,一直被我们奉为“吉祥之树”;另一方面,梧桐树比别的草木更敏锐,它能捕捉到第一缕秋风的消息,然后以飘落的形式呼应秋天的到来。最先飘落的梧桐叶,并没有干枯发黄,往往还是绿的。可它的每一根叶脉都像敏感的触角,触摸到了秋天的气息,叶子便决然离枝。那种决绝,没有哀伤,有的是壮美。秋来叶落,遵循季节

的规律,是一棵树的智慧。智慧通透的梧桐树,干脆果敢的梧桐叶,实在是最合适的报秋者。

立秋是秋天的宣言,季节一声令下,万物俯首称臣。你发现了没有,大自然的调色板已经做了调整,季节的底色已经改变。很长时间以来,夏天的绿一直在不断膨胀。当一种色彩饱满到极致,就再也无法继续叠加了,转而开始过渡到另一种色彩。绿色转黄,秋天承接夏天,季节的接力棒顺利交接。田野里的庄稼初露成熟的风韵,玉米黄了,谷子黄了,高粱红了,苹果红了,葡萄紫了……秋天的到来水到渠成,大地上的草木纷纷以成熟的姿态,向季节表达敬意。用不了多久,丰收的果实就会堆满农家的院落。所有的收获并非一蹴而就,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生长里,水到渠成地抵达。

一夜新凉是立秋,虽然暑气未完全褪去,早晚的风却有了凉意。如果来上一两场秋雨,气温就会降低很多,凉爽便不请自来。记得小时候,立秋这天母亲总会说一句话:“立了秋,把扇丢。”她的语气是温柔而欣喜的。立秋是个标志性的存在,我们无法忽略。

立秋是秋天的宣言,这宣言里藏着自然的智慧,也藏着岁月的温柔。一个崭新的秋天来临了,自此,秋高气爽,天高云淡,秋山斑斓,秋水澄明,田野丰饶……

